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四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

宋 衛湜 撰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謂五等諸侯也諸侯之適子在長殤而死則遣車三乘遣車之形甚小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所奠牲體臂臑折之為叚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使人以次舉之如墓置於椁中之四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又曰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

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註謂降殺宜兩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天子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七乘則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中殤從上下殤則一乘也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成人乃三乘長殤則一

乘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也大夫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兩故一乘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皆無也案下註云人臣賜車馬乃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之賜鄭註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

夫以上乃有遣車文王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王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士下士也鄭註庶子言公卑遠之者蓋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令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氏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此對不達者故云長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但服齊衰三月爾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

若府史而下雖為在官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與此所言達同義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受命於君者其恩為深故公之喪唯達官之長杖

山陰陸氏曰此言喪達官之長杖視長子與達官卿也長盎太宰言之緩詞言諸亦緩詞著公於達官之長雖杖少遼絶也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然則何以杖錫衰而杖恩也若蜡雖葛帶猶杖

新安朱氏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鄭氏曰以義奪孝子也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

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宫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宫及其柩出殯宫之門孝子號慕攀轅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宫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柩已出大門至平生待

賔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

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之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

孔氏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則

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惡也

嚴陵方氏曰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無

車不越疆弔人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皙曾參父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季武子强僭蟜固正之事時人畏

武子入其門皆說衰𢲸固不說齊衰入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絕矣將亡者未絕之詞盖其時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武子既寢疾乃佯言若美之謂失禮顯著凡人皆知今說衰失禮之微唯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曾點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慼也凡外貌為陽內心為隂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為陽陽或言佯字相假借鄭知心實不善而佯善之者若實善則尋

常不合說衰也入公門說衰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
入公門亦不說具曲禮
長樂陳氏曰季孫夙之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
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曽點倚其門而歌
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未死國人歌曰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李廣之死知與不知皆
為盡哀況樂其死乎子產李廣之感人猶至於此況
不為子產李廣者乎季孫夙則不然疾而不為人所

矜愛死而不為人所哀悼其失人心可知矣周官閽人喪服不入宮曲禮席蓋重素苞屨厭冠不入宮門服問亦曰唯公門有說齊衰則非公門不得說齊衰矣蟜固曰斯道也將亡矣武子則曰君子表微蓋道之存則著道之將亡則微於其將亡而能明之故謂之表微季孫之善蟜固豈得已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

則為大夫出

孔氏曰自此至不受弔一節論弔哭之禮此謂大夫弔士當事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出謂出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斂以前唯君命出見士喪禮若正當小斂而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則延之入絕踊而拜之若當斂後踊時來則亦絕踊而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

有事事畢踊後而引士入然後拜之也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通於外弔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

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

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閾而不可以踰閾

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欲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

孔氏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贏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

東山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也羸數外也

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殯柩也道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殯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禮曰助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鄭氏曰拜者往謝之也
孔氏曰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䟽親往拜其君以謝恩䟽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往拜謝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註云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辭也弔為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其之

喪稱寡君講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

孔氏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讖貴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敵無

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孔氏曰不受弔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賔若

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

適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

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鄭氏曰子為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干尊故哭於妻之室

孔氏曰自此至往哭之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為主者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肉袒

上故凡哭哀必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據妻之為喪故言夫子既為主位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南而北鄉哭也父不為主若又西鄉便似二主入門右北面示辟為主之處據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也門内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立於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為主在子不關已也若弔者與此亡者曾經

相識狎習則當入與共哭若此夫之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非為父後哭諸異室者棄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蓋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

嚴陵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其别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内之右近南者

為之變位

孔氏曰哭於門内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内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為之變位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阼階東西向今稱門内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位

也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國則往哭之

嚴陵方氏曰哭于側室者欲其遠殯宫也哭于門内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則往哭之者以其不遠故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鄭氏曰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或人以其無服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於子張無服不應往哭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則齊衰而弔固非禮也而曾子言我弔非若凡人之弔可疑故

以與哉結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善子游正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大宗伯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由右相少儀曰詔辭自右

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為尊

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推賔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嚴陵方氏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子游為擯而由左則尚右故也

山隂陸氏曰子游擯由左著雖朋友方伸君臣不得變也據泄柳死其徒由右相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鄭氏曰縠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案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或人解

之曰王姬之嫁命魯為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案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内女故服大功也鄭註天子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之服檀弓所不能決審主王姬嫁者當為之服姊妹之服則莊公為之固然何疑于外祖母乎若以為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

服然而喪服記外祖母服小功非大功則檀弓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自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必以諸侯之同姓者為之主以君臣之義不可以昏姻而廢故也此王姬所以得由魯而嫁歟以其嘗為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必為之服亦宜矣而或以為外祖母故為之服則非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鄭氏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也喪亦不可久喪謂亡失位孺稺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仁親親行仁義寳謂善道可守者又因以爲利謂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使者公子縶也顙當作𩕄

孔氏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且者非特弔兼有餘事也得國失國其機恒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圖之舅犯言父死是何等事正是凶禍之時豈得又因以為已利天下誰解說我以無罪公子重耳出而對客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

一句是叙其弔意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豈復敢於悲哀之外别有他志以辱君之義也穆公意以重耳反國為義也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欲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為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既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是其愛父也既起而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

遠利也鄭註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並國語文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夫不仁猶或有得國者而況於

仁乎觀重耳拒秦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

覇有全晉然重耳之所為特受之於舅犯而已向使

自得於天資非由於人授推是以為國則一語一默

一動一靜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譎而不正之譏

哉

廬陵胡氏曰儼然猶蔪然仁親以為寶仁愛於親也勸之孝於親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若爭國是利父喪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

故遂朝夕哭不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然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于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

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孔氏曰自此至孔子善殷一節總論孝子遭喪所為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居父母喪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所以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也

嚴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苟

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

以君子念始之者也

李氏曰始者天下始之者親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

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鄭氏曰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也

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

禮復者升屋北面

孔氏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故云有禱祠之心焉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兾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為盡故曰盡愛之道也以兾其復生所以有禱祀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鬼神之道也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為陽有明之義北為陰有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

也

清江劉氏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禱祠猶

願幸耳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分禱五祀誤矣分禱五祀是直

禱耳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孔氏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

痛也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尤為痛之甚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為甚爾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

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食道謂飲食之道飲食人所造作故為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士喪

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梁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梁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王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以璧卿大夫無文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用珠也士用貝三

嚴陵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

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愛之敬之謂重與奠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

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孔氏曰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二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故於斯為重以存録其神又設奠盡其孝養之道鄭以愛之敬之為重與奠然

亦得總為明旌之義故鄭於士喪禮為銘之下引此
愛敬二事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
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
重於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鄭註
顯考謂高祖也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常在
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既遷無廟也周人
作主則埋重鄭註既夕禮埋重於門外道左是也若
虞主亦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奠謂始死至葬之祭

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悲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鄭註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

嚴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為旌以録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為盡也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

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

馬氏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廟之有主齊桓公之末失也然則所謂重者安所用哉始死之際未有主以神明為不可一日無所依故作重見人子求神之至

焉殷綴之於廟必待親盡廟祧而除之蓋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主重徹焉作主則埋之神明之依於一不可以有二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凡此皆慤而不文也奠以素器若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為是也哀素者哀而不文

李氏曰葬埋謹葬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鄭以為重奠則誤矣

廬陵胡氏曰不可別冥冥難見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孔氏曰既因上文用素以表哀素遂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主人既見親終自盡致孝養之道豈知神之所享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廬陵胡氏曰自盡加飾

慈湖楊氏曰此章及下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有享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羣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為如在也今子游以為未見其享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

哀之節也

鄭氏曰筭數也

孔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志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為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也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

冣為甚也有所袒有所䙞者表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䙞

嚴陵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而已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隂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愠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歟故曰愠哀之變也經曰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蓋謂是矣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故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蹏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周弁殷哻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孔氏曰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以麻故鄭云接神不可純凶也

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謂素帛為弁故註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仍用麻也喪服註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蓋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也引雜記者既服弁經其衰亦改喪服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

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
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故鄭知俱象祭冠也士冠禮周
弁殷冔夏收

嚴陵方氏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厭冠麻絰
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
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
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比至於葬則即遠
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山陰陸氏曰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哻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

孔氏曰此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

貴者為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

山陰陸氏曰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曰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鄭氏謂尊者奪人易此言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或不能勉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

孔氏曰室謂饋食供養之處堂者親平生祭祀冠昏

在于堂也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註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註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

嚴陵方氏曰言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

廬陵胡氏曰所作親動作之處

新安朱氏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

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鄭氏曰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孔氏曰此言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

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令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

慤故云慤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

亡其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于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喪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偝也子曰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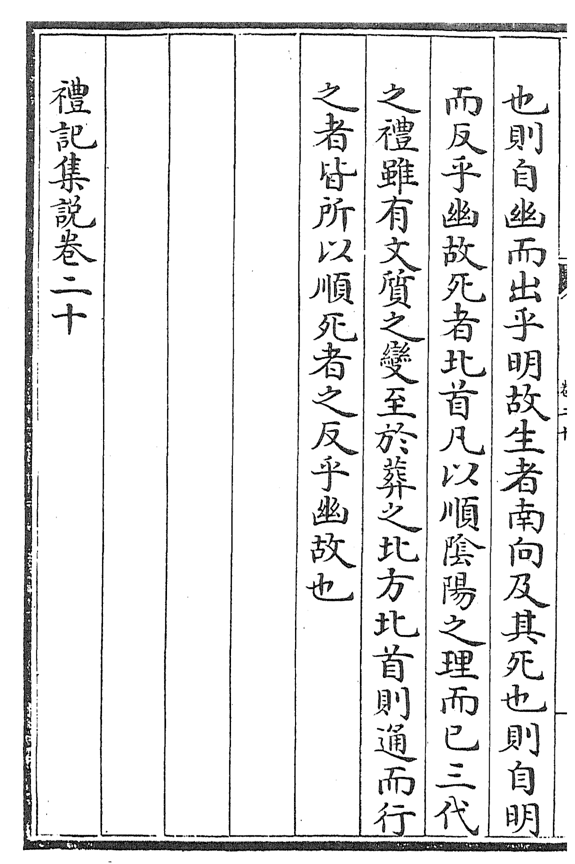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已慤猶言大慤也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

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于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嚴陵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



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向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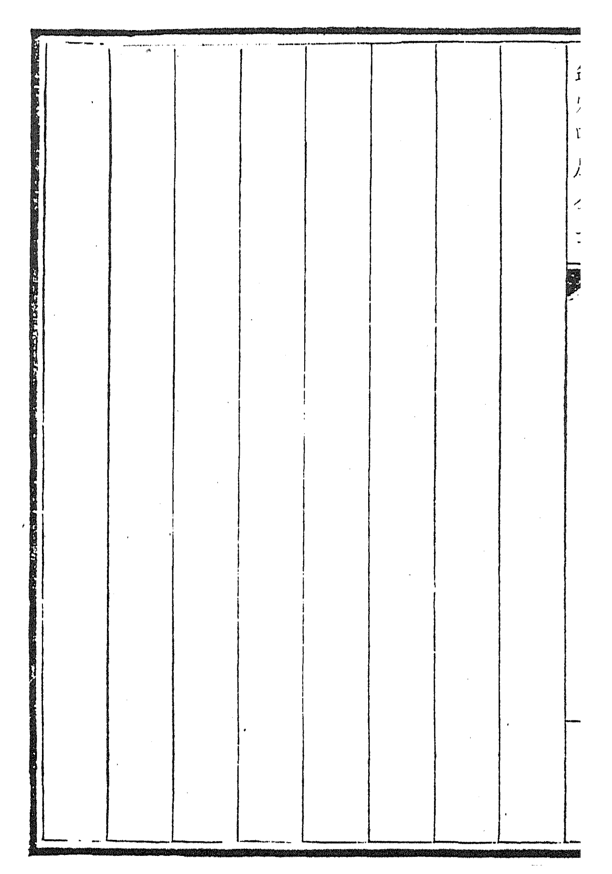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三十三頁前七行子臯曰刋本臯

訛高今改

卷二十第三十一頁後七行示民不偝也刋本偝

訛偕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四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一　　宋　衛湜　撰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虞喪祭也

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

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士

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舍奠于墓左

既窆後之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

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

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

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

日還殯宫安神之祭名鄭註士虞禮云虞安也必用

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註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葢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祭統言宫宰宿夫人與此言宿同義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故

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

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

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

祭事也祭以吉為成故云吉祭祔于祖父祭告于其

祖之廟也末無也孔子善殷蓋期而神之人情也

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于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

而虞則巳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此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

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廹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也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親一日無所歸依也此經亦據士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成

事虞禮他用剛日此經謂之變者虞禮謂之他其義一也鄭註虞禮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嚴陵方氏曰明日祔于祖父者謂祔廟也以後死附先死而神事之故謂之祔或祔于祖或祔于父各從其昭穆也

李氏曰以其對奠故曰吉祭以其對未葬故曰成事變他祭也以其非正祭故曰變以其非常祭故曰他以生者之情則不忍一日離也窮死者之理則不忍

一日未有所歸也夫窮死者之理在乎盡生者之情盡生者之情在乎窮死者之理虞祭所以安神也故以一日離言之接祭所以致情也故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言之

廬陵胡氏曰既夕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蓋周禮也祔猶屬也屬昭穆之次

河南程氏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于殯宮則哭于何處

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在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于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涑水司馬氏曰案士喪禮始虞祝詞云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祔于卒哭之來日

書儀

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

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會稽高氏曰案禮記虞卒哭明日祔於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於廟亦太早矣然唐開元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既徹之矣豈可復使禫祭乃始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于緩故今於大祥

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新安朱氏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攷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于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

敢從者矣程子之說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于此恐其攷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確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為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于生也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

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
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
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天子
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
亦謂未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
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
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
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

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敎之忘生也是敎之背死也禍莫甚于

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故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于君臣

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氏曰人之喪也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

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氏曰朝謂遷柩于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謂

將葬以柩朝廟也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

將葬以車載柩而朝于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于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

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鄭氏曰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其器者漸幾于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于生人也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于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錄孔子善古非殷周之事謂夏為明器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

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于用生人而殉死人也既言殷代又將言周用偶人非禮故先言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此不可為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録孔子之言又説孔子臧否古今得失故重言孔子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周初即用偶人故冡人職言鸞車象人象人

謂以芻爲人鄭註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

山陰陸氏曰言謂不言曰謂者孔子之義也君子見微于此哀之

臨川王氏曰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或者生者之器非祭器也此言果孔子則周不爲俑矣言周作俑亦無據

嚴陵方氏曰喪之爲道所以致之于死生之閒明器

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于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鄭氏曰為舊君反服謂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子思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為兵主來攻伐曰

戎首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為舊君著服之事案喪服齊衰
三月章為舊君凡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及君之母妻
傳曰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
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及長子為舊國君
註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言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
未去也此則大夫身不為服唯妻與長子為舊君耳
其三為舊君註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

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註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絶者言爵禄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已絶則不服也鄭註此云仕焉而已者止取喪服第一條為正耳然則去仕他國已絶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得為舊君服者盖謂不便其居或辟寇讎不得在國者如孟子對齊宣王為舊君反服正與雜記同也鄭註放逐之臣放則宣元年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逐者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長樂陳氏曰義起于情之所及而不起于情之所不及禮生于義之所加而不生于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之服者有不為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

之唯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其不深則若
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
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乎
廬陵胡氏曰楚鄖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則臣無
讎君之義服亦可也
金華應氏曰案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
類子思所謂戎首者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盖
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

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曽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

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孔氏曰此一節論朋友相弔必俟主人改服乃絰之事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絰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絰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子游裼裘弔朋友同也前云帶絰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者凡單云絰則知有帶也如為師二三子皆絰而出及羣居則絰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乗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乗大夫五个遣車五乗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有若以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

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乘葬其父窆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與苞筲加抗席抗木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之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鄭云不留賓客有事也此

皆是儉失禮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證之七个五个謂以牲體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也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而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之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得有遣車也又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鄭云喪數略也經云及墓而反鄭知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為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

長樂陳氏曰恭則不侮敬則不慢不侮也故與人交能盡歡事君能責難不慢也故與人交能竭忠事君能陳善禮之大本不過乎此晏子有之故于交則久而敬于君則致其顯此曾子所以謂之知禮也有若以晏子為不知禮則一狐裘三十年者儉于身而不中禮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者儉于親而不中禮也蓋君子起禮以義行義以時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此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易小過用過乎儉是也時

之不及則救之以中此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詩蟋蟀以禮自虞是也然君子用過乎儉小有所過而已晏子之儉非特小有所過曾子以晏子恭敬為知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為知禮則非禮器以晏子為隘雜記以晏子為偪下則晏子之不知禮也信矣

嚴陵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為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于其身庶幾其可也儉于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反坫塞門之僭孔子亦以為不

知禮則二子之所為雖不同其為不知禮則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為愈矣

石林葉氏曰君子言行應乎時猶權衡之應物也不能應時則言行雖善君子猶以為非齊之奢久矣晏子示以儉其奉已則敝裘而居其祀先則豚肩不揜豆蓋應時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向東向夾羡道為位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也時子張相專猶同也同西向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噫毋者昭子不悟禮意止子張也又自言我居喪人盡来覘

當更為別禮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于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于葬男子則西向而位乎東婦人則東向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已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

孔氏曰自此至矣夫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

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盖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耳穆伯之于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于晝哭而不嫌于薄文伯之于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于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

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鄭氏曰以為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内人妻妾也

孔氏曰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于朋友賓客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

時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内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嚴陵方氏曰曠與無曠庶官之曠同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賔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言四方之
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
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
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
之謂禮

鄭氏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也微情謂節哭踊也以故興物謂衰絰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陶鬱陶也咏謳也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搖動也秦人猶搖聲相近舞謂手舞之愠猶怒也戚憤恚嘆吟息辟拊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

孔氏曰自此至之訾也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

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于此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内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為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已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戎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喜者外竟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鬱陶之情轉暢

則口歌咏之也歌咏不足漸至揺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竟遠心之謂愠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于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諸本亦有無此一句者愠斯戚者怒来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因發吟息嘆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夫喜而不

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細民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

廬陵胡氏曰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言不可去陶樂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猶鄭讀猶為搖動恐非舞斯慍人鼓舞則氣激怒慍斯戚慽矣

李氏曰禮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

興物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有節故陶不至于咏咏不至于舞舞不至于慍慍不至于踊此所以徽情也唯有文故制絞衾設蔞翣以使弗惡脯醢之奠遣而行之葬而食之使人弗倍此所以興物也

長樂陳氏曰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必反陰焉其愠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反陽焉蓋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

咏慍氣不震則已震則氣不得不嘆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嘆武事心志猶其奮疾夫然則憂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舞至于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矣故舞斯慍慍斯歎歎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胷之撫之足之蹈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邪左傳所謂樂有歌舞哀有哭泣者此與品于斯哀樂莫不有隆殺節于斯哀樂莫不中節則知禮之

為道其去戎狄之道遠矣陶包隂陽之氣憂樂無所
泄如之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鬱陶乎予心憂之
無所泄者也爾雅以鬱陶為喜其有見乎一偏歟傳
曰齊楚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哭
而皆哀夫何故哀樂之情同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
為其不能品節于斯以為禮未免為戎狄之道也樂

書

清江劉氏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

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筭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盖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憤不足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不過品于斯節于斯而已

品于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于斯故所處之多少

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

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

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

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鄭氏曰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也絞衾尸之飾蔞翣

棺之飾周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

之祭也舍猶廢也訾病也

孔氏曰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于葬將行又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為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所譏剌于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

節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廬陵胡氏曰倍與背同古字多假借

嚴陵方氏曰剌若詩之有剌以適當于物故也訾猶疵也而與不苟訾同字者以有疵而可訾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

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

疫病也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

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也獲謂

繫虜之二毛鬢髮斑白大宰嚭欲微切之故其言似

若不審然止言殺厲重人也歸爾子謂所獲臣民吳

楚僭號稱王大宰又徼勸之終其意

孔氏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左傳初吴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至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而侵陳是夫謂大宰嚭言其博聞强識多有所言不斬祀殺厲不獲二毛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是也大宰嚭因吴王欲反地歸子復勸之以終其哀矜之意謂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

乎言必有善名也周官有大宰又有大小行人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穀梁傳云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宫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

鄱陽洪氏曰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顔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

嚴陵方氏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别也其反而息言奠反而亡于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悦也言乃喜悦則臣民望其言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孔氏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逸作言乃雍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

子得世國故也于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耳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于諸侯亦稱太子必稱羣后以別之也周官天子之禮止曰世子者亦以每繼王后言之故也其實稱太子則以天子為正稱世子則以諸侯為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公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飲酒與羣臣燕也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鍾樂作也燕禮賔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安在怪之也在寢謂燕于寢杜蕢三酌皆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夘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喪重于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近臣當規君疾憂為一飲一食言調

貪酒食爽應也與知防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
揚觶舉爵于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
之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畢獻獻賓與君也此爵
遂因杜蕢爲名杜蕢或作屠蒯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
之事鼓猶奏也謂燕奏鍾樂此賓初入門奏肆夏也
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故知燕于寢也平公呼蕢而
進之曰向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于予予望

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也尚書云甲子昧爽至于殷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死是紂甲子死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二者同誅昆吾既乙卯亡明桀亦乙卯被放也調是嬖褻之臣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也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也案左傳昭公九年文與此小異亦所聞不

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皇氏曰非刀匕是共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

至于今謂記録之人至于今為記之時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于服則衰經于膳則不舉于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遂衆父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

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鍾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于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于後世矣蓋杜蕢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為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皆禮之所與也然平公賢孟子而終于不可見尊亥唐而終不與共治則所謂智而且義者蓋亦勉强之而已左傳謂杜蕢責樂工以不聰責嬖叔以不明責己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

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沈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于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斵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為過矣

李氏曰先王之於事無非教也子卯不樂以桀紂之所以亡子卯不哭以湯武之所以興以為哀樂之戒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

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
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鄭氏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謚者行之迹
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衛國
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
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也後不言貞惠者
文足以兼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請君誄臣之謚法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

嚴陵方氏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不亦文乎班制者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脩其班制故可以與四鄰交故衛之社稷得以不辱班制古所有也文子特因其壞而脩之耳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賑窮而私為粥不可也以死衛君于經傳不見據史鰌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僭班制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鄭氏曰騶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齋潔則得吉兆也石祁子心正且知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之事沐浴佩玉則兆其掌卜之人謂之也所以有卜者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于得而不兆祁子無意于

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蓋溺于利而忘義蔽于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篤于義而不謀利專于禮而不狥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人事必然之理哉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若夫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上忘孝於親下忘禮於身也其可

乎唯石祁子不忍為之宜乎龜之獨兆也龜之獨兆于祁子非龜為有知也以人情願其為君故鬼神依人而行耳所謂兆言得吉兆也若周官大卜之三兆卜師之四兆是矣盖謂灼龜璺罅也然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也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莫養於下謂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

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于死則傷乎不仁于死者而養之以生則傷乎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為也子

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宰即家大夫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

其財斯之謂禮

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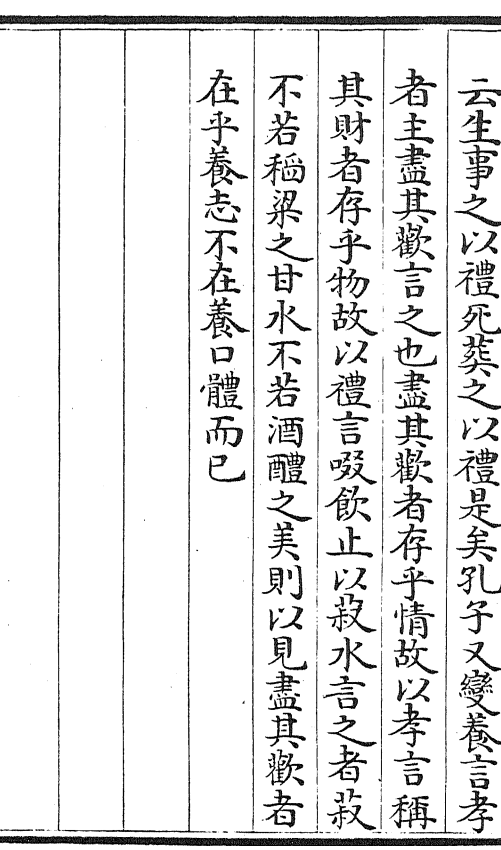
菽為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雖速葬無椁材但

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此之謂禮

唐陸氏曰菽大豆也王云歠豆而食曰啜菽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于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為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醯醢百甕不足以為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嚴陵方氏曰子路于生曰養于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矣語



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又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菽飲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禮記集說卷二十一